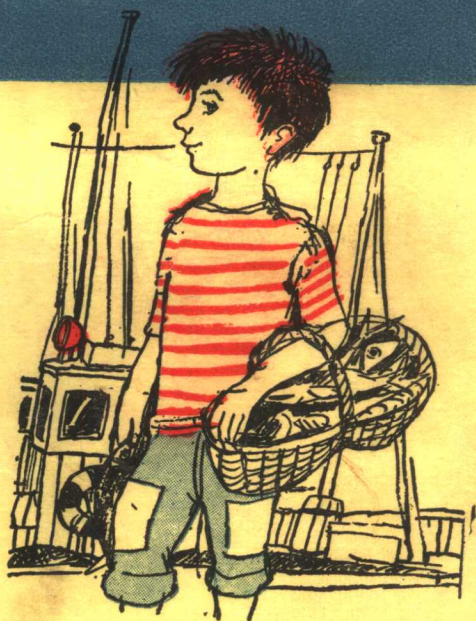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北極星

戈勒特·維維埃著



戈勒特·維維埃

北 極 星

傅 辛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· 上 海

## 內 容 提 要

波兒是一個住在巴黎的胆小體弱的孩子。這年夏天，他給送到法國海邊一個城市第艾普去過暑假。在那裡，他遇見了一些在海邊生長的可憐的孩子，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堂哥尼哥拉。

原來波兒的伯母就住在第艾普，在她丈夫死掉後又嫁了人。波兒的父親因此很早就和她一家人來往。所以波兒起初並不認識尼哥拉。

他們兩人遇到後，不久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尼哥拉很聰明勇敢，他在假期中還要勞動，來貼補貧窮的家庭。他常帶著波兒在海邊玩耍，波兒給鍛鍊得又大膽又健康。

由於波兒與尼哥拉兩人的親密純真的友情，波兒的父親終於回心轉意。雙方的家庭和好了。

本書作者是一位法國現代的進步作家，他寫了不少為法國少年讀者愛讀的作品，這本小說即是其中的一本。本書的插圖是雷萊·莫洛(René Moreu)畫的。

Colette Vivier

### L'Etoile Polaire

根據 Les Editeurs Français  
Réunis, Paris 1953 年版本譯出

## 北 極 星

戈勒特·維維埃著

傅 辛 譯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號 958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1/2 字數 107,000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6) 0.48 元

統一書号：10078·958

定價：四角八分

暑假已經放了八天了，但是多維夫婦還不知道把他們的兒子怎樣辦。今年來，他們鞋店的生意不大好，他們很想趁八月里巴黎會有許多外國人來的時候，做些好買賣，所以決定不過假期。可是整個夏天把波兒留在朵芬街的悶人的擱樓里，這是不能想像的事。波兒在這一陣子顯得很疲乏的樣子。醫生提議他到海邊去。海邊……他講起來挺便當，然而誰也不會叫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單獨一個人到海邊去呀！而且，把他交給哪個人照管呢？多維太太整整有好幾夜想這件事情，睡不着覺。看着她的波兒一天天瘦下去，她只有嘆氣。她把她的心事講給那個雜貨商人聽，講給那個理髮師聽，講給鄰近的人聽，希望他們當中有誰能替她出一個主意。

一件碰巧的事幫她解決了這個困難。他們店里有一個老主顧，于羅太太，她每年總要來買五六雙鞋子，這時候正在找一個人跟她上第艾普<sup>①</sup>去，住在她那里，每月付她一筆房錢和

① 法國海邊的城市，在巴黎西北邊。

飯錢。因為她的丈夫不久前在第艾普租了一所帶家具的房子，房租超過了他們的預算，所以他們想找這樣一個人來貼補貼補。對她說來，波兒是再適合也沒有了；他是這樣的有禮貌，受的教育又是這樣的好。本來于羅太太要孤孤單單在那個地方過這許多星期，現在有波兒陪伴她，她真是喜歡極了。

多維太太這下活得又有勁啦。這可是全都安排妥當了！于羅太太是一個待人非常體貼的女人，她有幾個很可愛的小孩，波兒在那邊一定會有很好的伴侶。而且，這也是碰得非常湊巧的事，多維先生就是第艾普人，他的童年生活是在第艾普過的，不過因為跟家裏面有了糾紛，他有十年沒回去了，但是以後逢到星期六他們夫婦到第艾普去看他們孩子的時候，他能夠又呼吸到故鄉的空氣，一定會使他高興的。

爸爸聽說波兒要去第艾普，卻顯出不大高興的樣子。于羅夫婦在這末多的城市里，單單挑中第艾普這地方度假，真是太不巧了！要是有一個星期天，在海邊的沙灘上，他突然迎面遇到他的嫂嫂瑪爾維娜或者她的“飯桶”丈夫，那他該怎麼辦呢？此外，這位女顧客他也並不完全喜歡，他發現她那雙腳的感覺很靈敏，只能穿最柔軟的皮做的鞋，真給他帶來好多麻煩。不過于羅先生倒真是個挺有名的人，他是鐵路局的副科長，而且應該承認，這種要波兒去第艾普他們家住的建議是出人意料的，使他感到很高興。於是多維先生想來想去，最後還是決定讓波兒去。只不過將來得想法避避他的嫂嫂就是了。大家商量好了連吃帶住要多少錢，事情就這樣定當啦，沒有一個人想到應該問一問波兒自己的意見。

問一問波兒？為什麼要問他呢？他從來也不說一聲“不”的。他第一次離開他的父親母親，自然會感到傷心，但是這樣可以磨練磨練他——而且他還會看見海。

“海，有多麼藍啊！”吃飯的時候，爸爸對他說。“我小的時候，常常鑽到海里去！‘撲通’一下，就到了水里啦！”

“歐桑，可是我們的孩子不會游水呀！”媽媽說。

“嗨，他能學的，他先可以每天在淺水里走走。真的，看到他在浪花里亂蹦亂跳的樣子，這會使我回想起我小的時候來！……喂，小家伙，我想你一定是高興上海邊去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波兒回答道，低著頭看著他的盤子。

“就這末兩個字嗎？你的舌頭掉了不成？究竟你高興不高興去？”

“我非常高興去，爸爸。”

“只要你高興那就好了！”多維先生倒著酒，大聲說道。

接著他又開始談到“海邊的對健康有益的空氣”，談到他跟他的哥哥，可憐的杭里伯伯，在落潮的時候一同去捉大海蝦、龍蝦，再把它們賣給那些來避暑的人。他真的在馬路上賣過蝦，他一點也不臉紅地承認：因為這證明打那個時候起，他就開始謀生了。

每次爸爸為了喘一喘氣，停下來不說話的時候，波兒就低聲地說：“是的，爸爸。”其實呢，他是一點也沒聽進去。事情來得太突然了，使他感到昏頭昏腦，腦子里空空洞洞的，就像那天一頭撞到了碗櫃上一樣。他眼睛前面出現一幅幅從書本

上或者是电影里看来的画面：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在平静的海面上捕鱈魚；暴風雨的時候，巨浪吞下了一只船。接着，他想到了于罗太太，他在店里看见过她，这是一个很好看很时髦的太太，她用戴了手套的手指摸过他的脸蛋。一想到他要去跟这个生人在一起待上两个月，要住在她家里，和她一块儿吃饭，他就觉得全身都冷起来；要是他敢的话，他会不顾他父亲刚才对他说的话，请求他父亲把他留在身边。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？爸爸会像平日一样大发脾气，把他看做一个“没有毅力的人”，而妈妈呢，管也没有用，那是什么作用也不会起的。

飯吃好了，波兒躲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坐在桌子跟前，握紧拳头捂住眼睛。他不断地愤愤地说：“第艾普，第艾普，我不要到第艾普去！”可是，它到底在哪儿呢，是在下塞纳省呢，还是在卡尔伐多省①？他得弄清楚，在最近三个月里，他的地理还总是考第一呢，何况在那里还有他家里的人，虽然他并不认识他们，可是这并不能说不是他家里的人呀。他常常听到他的爸爸妈妈讲到跟玛尔维娜伯母“闹纠纷”的事情。玛尔维娜伯母在杭里伯伯死了以后，又和一个“飯桶”结了婚，爸爸因此非常生气。杭里伯伯开了一家饭店，叫“北極星”，每逢别人在波兒跟前提到这个好听的名字，波兒就会想上好久。他会想像到一家灯火通明的饭店，在黑漆漆的街当中，像一颗星那样闪着光；在玻璃窗的里面，伯母和“飯桶”在放着花的小台子中间穿来穿去。在那里还有杭里伯伯的儿子，他的堂哥尼

① 是法國的兩個省名。



哥拉，年紀大概跟他差不多大，——能够住在那个什么都跟别处兩样的天堂世界里，真是幸福。啊！他到第艾普以后，要是有机会走过这家飯店，自然罗，哪怕只是在門外面張一張也是好的。既然他是單独一个人，他会这样做的！这一个想法叫他快活起來，使他充滿了一种有點感到心慌的喜悅，因此連許多他担心的事也都忘掉了。他在壁櫥里找來了字典，翻到‘第艾普’这个地名。

“第艾普，”他念道，“（这个地名是从英文‘deep’來的，‘deep’是深的意思，指这里海水很深。）它是下塞納省的一个縣，位於英法海峽边上，阿尔格河河口。兩旁各有七十公尺高的一个懸崖。这里是捕魚區。到这里來洗海水浴的人很多。全縣有兩万三千个居民。”

兩個七十公尺高的懸崖！很深的海水！这該有多美啊，該要比巴黎美多了！他要去的……

他赶快關上了字典。媽媽剛走進來。她嘆着气，兩頰給眼淚浸得濕濕的。

“親愛的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媽媽，沒做什么。”

“你是不是非常难过呀？你告訴爸爸說你高兴去，这果真是真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媽媽，我是高兴去的，这的确是眞的。剛才我还不是非常高兴，現在我可是非常高兴了。”

媽媽把他抱到怀里。他聞到他聞慣了的她擦的香粉的香味。

“要不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誰会叫你去呢！”她又說。“可是你听見医生怎末說的。爸爸也說得很对，你的面色，你的面色……不管怎么着，到那里去總比待在这里好，是不是？”

她的声音啞了。波兒听到她用懇求的声調接着又往下說的時候，真想吻她。

“要是你在那里住得厭煩了，或者是那个太太教你不喜欢了，你只要快點寫信給我，我就会乘第一班車來看你。你答应我这样做好嗎？而且你还答应我什么都告訴我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好的，媽媽。”波兒答道。这一次，他顯得有點不耐煩了。

媽媽一走，他立刻又打開了那本字典。

## 二

从車門上裝得不太牢的玻璃窗望出去，一个月台出現了，火車開得慢起來。第艾普到了。波兒从他的座位上站起來。車廂里很暗，因为天熱，窗帘放下來了。波兒坐了这末久的火車，全身都感到麻木。他不好意思地看着那个戴眼鏡的胖先生，在离开巴黎的時候，媽媽曾經非常客气地請他一路上照顧波兒。这个胖先生正从架子上拿下他的帽子。

“我們到了，”他說。“小朋友，快點下車吧，我來替你遞行李。啊，多像样的行李！”

不錯，这真的是几样漂亮的行李：兩只小箱子，一只大一點，一只小一點；还有卷在一起的一件雨衣和一件大衣；为了使他的行李更像样一點，他还帶了一把鏟子和一个捉蝦的網，

全是嶄新的，上面還貼着商標。這些東西都挨次序地放到月台上以後，那個先生做了一個手勢，說：

“有人在出口等你嗎？是嗎？那好，再見吧，祝你幸運！”

“謝謝你，先生。”波兒答道。

他的同伴在人羣里不見了，讓他一個人站在這些行李當中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他沒有想到會給單獨丟下的，他先還以為那個先生會陪着他，一直陪到他找到于羅太太的時候呢。他無意地轉過身去，想找他的母親。但是哪里找得到啊，他是孤孤單單一個人了，一個人，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。他該怎麼辦呢？他笨手笨腳地拿起那兩只箱子，可是，他正想再去拿捉蝦的網，車票從他的汗濕的手掌心里落下來了，掉到腳跟前。他放下了一只箱子去拾車票，同時又去拿雨衣，這一下，捉蝦的網又從手上落了下來。於是他不想再走了。他四周的人都走光了，月台上冷清清地，只剩下兩三個車站上的人。在月台那一頭，有一個年青姑娘，背靠在一扇小門上。可是就是沒有于羅太太，什麼地方都沒有。也許，她就沒有上車站來吧？……波兒站在那裡，站在柏油鋪的月台上，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麼。

忽然，那個年青姑娘離開了小門順着月台向他走過來。她穿着一條深藍色的短褲，褐色的腳上沒有穿襪子，鞋子是只有鞋底和幾根皮帶的那一種涼鞋。她一面走，一面晃着手上拎着的那個提包，從提包里露出來一只面包。

“你一定是波兒·多維吧？”她一走近他就問他。

“是的，小姐，可是我……我在等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年青姑娘不等他說下去就搶着說，“是于羅太太差我來的。我還以為你誤了這班車了！為什麼你不到出口那里去呢？啊，是的，你有這些行李……”

她輕快地拾起兩只箱子，就像它們一點也不重一樣。

“你拿別的，”她吩咐他說，“我的提包也給你拿吧。好拿嗎？好。你車票沒有掉吧？”

“沒有掉，”波兒回答道，“在手上拿着呢，也正是怕……”

“好好，快點走吧，我們已經落在後頭了！”

波兒跟着她走，拖着網子，把脚步走得和她的一樣齊。他剛才心里有多么害怕！他真感謝這個幫他解決困難的小姐，可是她的果斷的神情，簡潔的談吐，給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。她是什麼人呢？他猜了一會兒。隨後，他們一離開車站，他就不再想這個了，空氣是那麼強烈，叫他透不過氣來，這種空氣叫人很難呼吸，含了股鹽的味道。從一輛裝了好多箱子的卡車上發出魚的腥氣，這種難聞的濃厚的腥味，也散滿在廣場上和他們接着沿着走的道路粘腳的碼頭上。不少漁船泊在灣里。好多桅杆呀！好多帆呀！還有好多人光着胳膊，含着烟斗走來走去，或者是坐着，兩條腿懸在水上面搖着！從碼頭分出去不少條窄窄的馬路，一條，兩條，三條，就好像伸向無邊無際的地方去似的。

“在這些道路的頭上有些什麼東西呢？”波兒問道。

“在這些道路的頭上嗎？”年青姑娘並不看他一眼就說。“啊，那兒是海。你希望那兒是什麼呢？”

這些房屋後面就是海？波兒長長地噓了一口氣。第艾普

突然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蠻荒的、給海浪沖擊的島一樣，在這個島上所有的道路都伸向海邊。他給清新的空氣、太陽、海風、新奇的景色弄得頭昏目眩。捉蝦的網不時地鉤在他的腿上，使他走路感到不方便。他吃力地向前走，眼睛盯牢年青姑娘的藍色短褲。碼頭走完了是一條全是商店的街道。街上盡是到海邊來洗浴的人，他們從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，那神氣就像是老主顧一樣。在一家糕餅店里，有一些人在吃冷飲；還有一些人坐在一家咖啡館的平台上，在冒氣的杯子里喝清涼的飲料。波兒看了看咖啡館的招牌。不，這不是“北極星”，而且伯母的飯店一定要比這一家漂亮得多。

他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腳步。

“你累了嗎？”年青姑娘很神氣地問他。“走吧，打起勁來，我們快到了。”

立刻，糕餅店商人，咖啡館里的人，街道，全都仿佛消失在雲霧里了，就好像牙醫師的候診室里的那些圖畫一樣，因為您一心在想着以後會遇到什麼事情，所以這些圖畫儘管您望着，其實一點也沒留心它們。這時，波兒什麼也不想，單想着那個在等他去的陌生人家。要是于羅太問起他路上的情形，他該說些什麼呢？在自己家裏的時候，遇到一個陌生人問他什麼問題，他還沒開口，他的父親母親就代他回答了。可是在這兒，他不能依靠別人。他一想到這點，突然慌起來了。他多希望重新回到朵芬街他的那間小屋子去，回到爸爸媽媽身邊去，雖然這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就在這當兒，那個年青姑娘已經在一幢黑磚砌的房子前面站住了。這幢房子在人行道旁邊，

与左右的外形完全一样的房子排成一条綫。她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揷了揷电鈴。从房子里面發出一个低弱的声音：“來了！來了！”門開了，出現了一个中年妇人，她穿了一件淡紫色浴衣；她頭髮是漆黑的，臉上擦了許多白粉，看上去像是一个啞刷的角色一样。她迅速地看了波兒一眼。

“啊，这是小旅客呀，”她說，每个字都拖得長長的；“孩子，進來吧，請你把脚擦一擦。于罗太太……”

她要說的話並沒有說完，因为于罗太太本人在樓梯上出現了，同时，不知道是从哪一間屋子里傳出了一片嚷声。

“你終於來了，”她叫着說，声音又尖又温和，“我心里还在想你搞什么去了！这一个鐘头來，小孩都餓了，我的头也給吵得痛死了！”

年青姑娘不回答她，輕巧地走上了樓梯。波兒跟在她后面面向上走。

“女用人把中飯准备好了沒有？”她問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桌子擺好了。”于罗太太說。“小朋友，你的东西就放在这个角落里。你的父母好嗎？”

“好，太太，他們很好。”波兒低声地答道。

他过去見过于罗太太，那時她是城里人的打扮，現在看見她的淺色裙子，裸露着的胳膊，和圍着她細心裝扮过的圓臉的电燙髮卷，他驚奇得不得了。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兩手扭絞着貝雷帽<sup>①</sup>，這時候，在樓梯口上突然出現了兩個小男孩，兩人都

---

① 貝雷帽是一种圓頂帽。

是胖胖的，臉頰丰满，鼻子生得往上翹。

“瑪麗安娜，我餓了！”大的一个嚷起來，他像有五六歲光景。

“弗雷他吃過番茄了，”小一點的一个插嘴說。

“你說什麼？”他們的母親嘆着氣說。“瑪麗安娜，請您去看一看。”

瑪麗安娜推開了一扇門，波兒也跟着走進去，他看見第三個小孩坐在靠近飯桌的一張椅子上，長得跟大的兩個一模一樣。他不聲不響地把一小碟子的番茄都吃完了。一看見有人進來，他就放下了碟子，往褲子上擦那雙沾滿油的手。

“你穿的是新褲子呀！別再擦了！”瑪麗安娜嚷着跑過去。

她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力地把他放到地上。弗雷大哭起來。

“你弄痛他了，”于羅太太很不高興地說；“可憐的小寶貝，他真是太餓了！……這是什麼樣的早晨，我頭又痛起來啦。”她換了一種聲調說。“把百葉窗關上，瑪麗安娜，一看見陽光我就覺得累。”

瑪麗安娜關上了百葉窗。屋子里全是綠色的陰影。大家圍着桌子坐下吃冷盆里剩下來的菜。波兒吃了沒幾口，他就放下來了，不會問他什麼了，他也不必再回答什麼了。那三個小男孩的聲音那樣響，別人一句話也插不進來。每吃完一道菜，瑪麗安娜就站起來到廚房去拿下一盤，這時候，于羅太太往椅子上一仰，用飯巾扇着。天真熱啊，她受不住啦，這些小寶貝又是這樣愛吵！……她突然記起波兒在這裡，她把

看了好一会，然后說他的臉色很不好。

“你該不是有病吧？”她問他。

他對她說他身體很好，因此她接下去說：

“原來是這種綠顏色叫你的臉色變了，變了……”

波兒看了看他穿的新襯衫，那是媽媽替他从布西街的市場上買來的。襯衫叫他的臉變了色？什麼顏色呢？他有了這樣的臉色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他不敢抬起頭來，眼睛盯住了盤子看，一直到這頓飯吃完。

瑪麗安娜收拾好了桌子；她問是不是要預備咖啡，可是于羅太太說用不着了，她下樓到房東梅爾小姐家去喝，梅爾小姐曾經請她去聽無線電。听听唱歌，她的頭痛就會完全好了。

“最好讓小孩去睡一覺。”她說。

三個小孩子聽到這樣說，一齊跳下了椅子，跑着向她撲過去。他們不想睡覺，他們想跟這一位“先生”一起立刻上海邊去！

“‘先生’，波兒，你聽見他們在怎樣叫你嗎？”他們的母親一邊望着他們一邊對波兒說。“這幾個寶貝有多麼可愛啊！好，瑪麗安娜，你帶他們到海邊去，我下樓去了。”

她一走出屋子，瑪麗安娜就叫了起來。在這樣熱的時候，只是為了孩子的任性，竟會想到差她到外面去？真是良好的教育！

“但是碰到我，事情就不同了，”她說，一面用刀子在水果片上塗着許多奶油；“我呢，我知道我只好去！你知道，我是有一些原則的。”



“那是自然，”波兒肯定地說，雖然他對“原則”這兩個字的意思還不大懂。

三個孩子已經等得不耐煩了，早把鏟子和鉛桶找了來。他們在大門跟前你擠着我，我推着你，最小的一個想開開門，開了好久却開不開。

“就走嗎？”老大問。

“我說走的時候就走。”瑪麗安娜告訴他說。“波兒，你帶你的鏟子嗎？”

“網帶不帶？”

“網也帶着；還用到我全對你說嗎！……既然沒法在家里安安靜靜待一待，那就馬上走吧！”

一出門，就是太陽。一絲風也沒有。人行道，牆，全是那樣燙人。

“在陰處也有三十四度。”瑪麗安娜咕噥着，一邊還推着在她前面走的孩子。“街上連一只貓也沒有，你們瞧見了吧……抬起頭來呀！你們怕看海嗎？”

波兒把眼睛睜得大大的。在他前面遠遠的地方，那一條細細的綫在上下動着。那一條綫跟天一樣藍，難道這就是海嗎？波兒一直跑到堤上。海邊上有好多好多石頭，各種顏色的帳篷，在一個矮矮的坡子下面，是一大片潮濕的、空氣清新的、布滿了小水蕩的空地，空地的左邊和右邊是兩道陡立的懸崖。啊，他現在看得出波浪了，一道波浪接着一道波浪，它們就像是為了要跳躍起來，所以想往前面滾動。但是它們多小呀！他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失望了，他期望着看到的不是這一